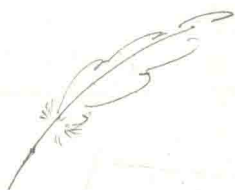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世界史与古典传统

董成龙 ● 主编



西方古代的天下观

Oekumene in Western Ancient Perspective

刘小枫 ● 编

杨志城 安蓓 袁媛 王一力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世界史与古典传统

董成龙 ● 主编



西方古代的天下观

Oekumene in Western Ancient Perspective

刘小枫 | 编

杨志城 安蓓 袁媛 王一力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古代的天下观 / 刘小枫主编; 杨志城等译.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8.8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9495-3

I. ①西… II. ①刘… ②杨… III. ①世界史—研究 IV.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2286号

西方古代的天下观

- | | |
|------|--------------------------------|
| 编 者 | 刘小枫 |
| 责任编辑 | 王霄翎 李安琴 |
| 责任印制 | 刘 洋 |
| 出版发行 | 华夏出版社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装 |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8年8月北京第1版
201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
| 开 本 | 880×1230 1/32 |
| 印 张 | 12.5 |
| 字 数 | 336千字 |
| 定 价 | 88.00元 |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hxph.com.cn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663331 (转)

“世界史与古典传统” 出版说明

直至鸦片战争前，中国都是 GDP 世界第一，至 1840 年代，中国武力遭遇产自欧洲的现代国际体系，从此中国不再是全球经济的老大哥和亚洲人向往的文化中心，而沦为西方列强主宰下的“世界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1949 年之后，中国一直处于两极世界秩序的“中间地带”，成为附着于两极斗争的“世界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而 1980 年代以来中国开创的经济奇迹，必然内在地包含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秩序的融入，这意味着中国又转身成为“走向世界”的“世界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

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发展具有决定作用，经济发展的问题解决了，政治和文化问题也会随之得到解决。可是，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政治地位和文明地位果真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而飙升了吗？要知道，日本经济在战后崛起，其世界政治地位却并未随之提升。美国人一面在经济上与中国加大合作，另一方面却在政治上对中国大加挾伐，这些都从某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身位问题。中国有自己的世界秩序设想，“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难道不够高明？但毕竟，如今的世界秩序产自欧洲并由欧美接力领导，经济崛起反倒显得中国的国家肉身（地理—经济）逐渐获得世界性，而中国的民族精神（政治—文化）却试图在区别于西方的“中国特色”中安身。

盛世之下的国朝更应知晓世界事务，世界事务的要害不在于繁琐的国际事务，而在于理解世界本身。世界的生成与展开并非一蹴而

就，唯有在世界史和有关世界史的书写中寻觅踪迹；世界史绝非诸种国别史的代数相加，而更多是各国历史的几何交错。晚清以降，华夏大地认知世界的热望高涨，遂有传教士的若干编译著作：米怜编《全地万国纪略》、麦都思编《东西史记和合》、裨治文编《亚美理哥合省志略》、郭实腊编《古今万国纲鉴》，等等；此外还有国人编译的《四洲志》、《海国图志》、《海国四说》和《瀛寰志略》等；梁思成等人翻译的韦尔斯《世界史纲》颇为流行，但旋即遭雷海宗撰文批评其欧洲中心论。随后的历史际遇使汉语学界没能拾级而上，追溯欧洲人在“世界”生成时刻的世界史书写，却转而编撰汉语的世界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周谷城先生的《世界通史》，此书三易寒暑于1949年出版。

国人这部世界通史的结尾是《明夷待访录》的大段直引，岂是偶然？马礼逊辞典将 history 译作“纲鉴”，亦颇有深意。以是观之，立足华夏大地，译介欧美世界有关世界史的书写与再书写，绝不仅是单纯了解各国风俗，而是了解现代世界的生成机理，无疑更是在华夏文明又起一程的新时代使用密藏那笔墨（mise en abyme）的笔法正视我们自身。保国、保种、保教的历史使命必须也只能在世界叙事中完成。

职是之故，本丛书重点译介两类图书：其一，现代早期以降欧洲本土产生的世界史作品；其二，有关现代早期“世界”及“世界史”生成的研究作品。也可考虑在既有作品之外，编译相关主题的论文，结集成册。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编译部丁组

2017年4月

编者说明

若干年前，教育部修改学科建制，人文学科中仅史学变动最大：原二级学科“世界史”上升为一级学科，与同样升级为一级学科的中国史学和考古学并列。三个史学类一级学科对语言文学和哲学这两个原有的一级学科形成压倒性优势，可以设想，不久的将来，我国学界会大面积产出史学家。

如今我们的中学生就开始学习“世界史”，而我们的史学家们却很少有人问：西方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世界史”？世界史的叙述框架和史学原则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还有更难人的问题：中国史与西方学问中的“世界史”是什么关系？

这些问题引起我的强烈好奇，却又在我国史学界“世界史”专业的文献中找不到解答，只好自己摸索。原来，“世界史”在古希腊晚期出现时叫“共通史”，差不多一千五百年后，西方基督教塑造的欧洲智识人改称“共通史”为“普遍历史”，而“普遍历史”观念的历史又有自己漫长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的最新发展，便是晚近所谓“全球史”即后现代“世界史”的兴起。

本译文集收集了西方学界研究“世界史”早期历史故事的一些基本文献：自希腊化时期始，经罗马帝国再到中世纪晚期。接下来的“普遍历史”观念的历史故事，另见笔者选编的译文集《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华夏出版社，2017）

本文集分两个单元，第一单元以两篇希腊化时期的原典起头，然后是两位当代西方古代史权威学者关于西方古代史书的论文，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古代史书撰写的文体和性质。随后五篇论文聚焦于如下问题：“共通史”（今人也称“普遍历史”或“世界史”）书写的出

2 西方古代的天下观

现，与亚历山大大帝梦想打造的帝国以及随后崛起的罗马帝国有怎样的历史关系？“共通史”观反映了当时西方智识人和帝王心目中怎样的“天下”观？

在拉丁基督教的视野中，古希腊罗马智识人的“天下”观具有了新的含义。第二单元以第二罗马帝国即基督教帝国莫立时期的尤塞比乌斯起头，以12世纪罗马教廷的帝国式权力即将达到顶点前夕的约阿希姆收尾。在20世纪的历史哲学大家斯宾格勒和沃格林看来，这位约阿希姆决定性地影响了近代欧洲人的“普遍历史”观。鉴于我国世界史学界的约阿希姆研究几乎还是空白，这一单元选译了一篇西人辑录的约阿希姆文萃。

1980年代初投身学术之时，笔者就对各色西方学科有强烈好奇，决志此生按部就班地学习自己感兴趣的学科。每进入一个学科，笔者除了咀嚼文献然后为文做“二道贩子”，也随手组译基本文献，以资后人使用。三十多年来，所有参与笔者主编的译文集翻译的译者和校订者，都让笔者心存感念，没有他们的辛劳，笔者做不成地道的“二道贩子”。毕竟，叫卖与贩卖原货是两回事。

感谢北京大学德语系谷裕教授动员麾下博士生承译本译文集中的德语文献。笔者所带的古典学专业世界史方向的博士生承担了希腊语和拉丁语文献的翻译。感谢所有译者、校者以及出版社编辑为本文集付出的辛劳。

刘小枫

2017年腊月

目 录

编者说明 (刘小枫) / 1

第一单元 从希腊化王国到罗马帝国

珀律比俄斯 罗马的兴起与天下一统 / 2

狄俄多儒斯 论共通史 / 7

莫米利亚诺 史学的书面传统和口述传统 / 17

沃尔班克 纪事与肃剧 / 27

斯蒂尔 从亚历山大的功绩看征服世界与世界和平 / 61

克尔斯特 古人的天下观及其政治与文化含义 / 118

莫米利亚诺 普遍历史的诸起源 / 140

努涅兹 公元前4至前2世纪出现的普遍历史写作 / 167

福格特 古罗马的地球 / 189

第二单元 基督教与帝国

厄格尔 尤塞比乌斯历史神学中的皇帝和教会 / 218

霍恩 奥古斯丁与历史书写、历史哲学及历史意识 / 241

努斐伦 超越罗马：普遍历史与外方人 / 262

约阿希姆 三位一体的历史含义 / 288

丹尼尔 约阿希姆：《启示录》中的历史模式 / 310

克努 十二世纪的神学与新兴的历史意识 / 338

第一单元 从希腊化王国到罗马帝国

罗马的兴起与天下一统

珀律比俄斯 撰

马 勇 译

[中译编者按] 本文为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纪事家珀律比俄斯 (Polybios, 公元前200—前118年) 所著《罗马兴志》(Histories) 第一卷第1—4节。据洛布版古希腊语原文译出, 脚注皆为译注, 标题为本编者所拟。

—

如果往昔的编年史家们 (ἀναγράφουσι) 忽略了赞美探史本身 (ὑπὲρ αὐτῆς τῆς ἱστορίας), 那么, 对我来说, 兴许有必要向每个人推荐这种探究, 从而欢迎这样的论述 (ὑπόμνημάτων)。因为, 就校正世人的行为而言, [最有效的] 莫过于关于过去事件的知识。但是, 所有史家毫无例外地在其著作的开端和终点宣称: 不仅就政治事务而言最真实的教育和训练是探究历史 (ἱστορίας μάθησιν), 而且就培育高贵地忍受机运之无常 (τὰς τῆς τύχης μεταβολὰς) 的能力而言, 最好且唯一的教师也是关于别人命运突转 (περιπετειῶν) 的记述。显然, 没有人会认为应当赘述那些被频繁且优雅地传诵之事, 这一原则尤其与我相关。因为, 我选择叙述的事件拥有不寻常的特性, 足以激起每位读者——不管是年轻还是年老的读者——阅读这部纪事 (τῆς πραγματείας) 的兴趣。毕竟, 有谁会如此愚蠢或懒惰, 竟然不想弄懂罗马人如何以及凭借何种政制 (τίνι γένει πολιτείας), 在不

到 53 年的时间里，就成功地让几乎整个天下（τὴν οἰκουμένην）屈服于他们的单一统治（μίαν ἀρχήν）了呢？——这是前无古人的成就。再者，谁会狂热地认为，懂得别的奇事或学问要比通晓这件事的学识更有益？

二

我计划思索的主题的不寻常性和重要性，只有将过去那些最著名的帝国（δυναστεϊῶν）——它们吸引了众史家（οἱ συγγραφεῖς）最大的注意力——与罗马人的伟业进行比较，才会最清晰地显现出来。那些值得拿来与罗马人比较的是下述帝国。波斯人在过去的某个时期里曾统治过广袤的领土（ἀρχήν），拥有过庞大的帝国，但是，每当他们跨越亚洲的边界，就会处于危险之中，不仅他们的统治岌岌可危，而且自身也陷入险境。拉克岱蒙人经过多年争夺，终于取得支配希腊的霸权（ἡγεμονίας），但仅仅平稳地统治了十二年。马其顿人在欧洲统治的领土从阿德里亚海一直延伸到多瑙河——你们兴许认为这片土地不过是欧洲大陆上无足轻重的地区——但后来，马其顿人又通过打败波斯人的帝国，赢得了对亚洲的统治。尽管有人认为马其顿人的帝国统治了最多的地区和邦国，但天下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掌握在别的邦国手中。因为，他们从未试着争夺西西里岛、撒丁岛或利比亚，坦率地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欧洲西部那些极为好战的民族的存在。然而，罗马人让几乎整个天下受他们统治，而不仅仅是统治天下的某几个部分，[他们的帝国如此巨大，以至于不仅今天的人无法抵抗，而且未来也没有谁能战胜它。]①在我的这部史书中，好学者们（φιλομαθοῦσιν）既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罗马人

① [译按] 这里的希腊文原文有缺失，洛布版英译凭残句推测译出，中译（方括号中内容）依据 Robin Waterfield 英译本译出，见 *Polybius: The Histories*, Robin Waterfield 译,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页 4。有的学者重构了缺失的句子，参 F. W. Walbank,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Polybius*, Vol. I on Books I – V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7, 页 41。

如何获得他们的帝国,] 又能懂得通过阅读我这部政治史书 (ὁ τῆς πραγματικῆς ἱστορίας τρόπος) 可以获得多么大的益处。

三

我这部纪事的开端从时间来说是第 140 个奥林匹亚年 (前 220—前 217 年), 从事件来说是: 在希腊爆发了所谓的同盟战争。这是马其顿王菲利普 (Philip) 打的第一场战争。他是德米特里乌斯 (Demetrius) 的儿子, 伯尔苏斯 (Perseus) 的父亲, 他在这场战争中与阿凯亚人 (Achaeans) 结盟打败了艾托利亚人 (Aetolians); 在亚洲, 安提俄克 (Antiochus) 与“爱父者”托勒密 (Ptolemy Philopator) 之间爆发了争夺空叙利亚 (Κοίλης Συρίας) 地区的战争; 在意大利和利比亚地区爆发了罗马人与迦太基人之间的战争, 即众所周知的汉尼拔战争。这些事件紧承斯库诺斯的阿拉图斯 (Aratus of Sicyon) 著作结尾所记之事。^①在这之前, 天下事务 (τὰς τῆς οἰκουμένης πράξεις) 互不相关, 因为每一事件从其发生到结束, 以及它们所发生的地区, 皆互不相关。但是, 从上述时刻 (τῶν καιρῶν) 之后, 历史 (τὴν ἱστορίαν) 成了有机的整体 (σωματοειδῆ), 在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事件, 与在希腊和亚洲发生的事件关联起来, 每一事件最终趋向一个单一结果 (τέλος)。正因为如此, 我将这个时期当作我叙述天下事务的开端。因为, 罗马人在汉尼拔战争中战胜迦太基人后, 就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世界统治中最重要、最艰难的部分, 这使他们首次有胆量攫取剩余的地域——率军渡海进入希腊和亚洲地区。

① [译按] 阿拉图斯 (前 271—前 213 年) 著有一部《回忆录》(Memoirs), 至少有 30 卷, 叙述了公元前 220 年之前希腊的一段历史, 今已不存。此人是阿凯亚联盟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 主要功绩是成立和壮大了阿凯亚联盟, 珀律比俄斯后文会多次提及他。参普鲁塔克《名人对比列传·阿拉图斯传》。

如果我们熟悉这些争夺世界统治 (τῆς τῶν ὅλων ἀρχῆς) 的政治体 (τὰ πολιτεύματα), 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叙述它们之前的状况, 并描述它们在从事这样一项伟业时的目标和物力 (προθέσεως ἢ δυνάμεως)。但是, 由于大多数希腊人不熟悉罗马人和迦太基人政治体之前的历史, 因此, 我认为有必要将这一卷书和下一卷书当作这部史书的导言, 目的在于不让任何一位读者在阅读我的史书时, 还得停下来探究罗马人的目标是什么, 或猜想罗马人在从事这项事业时有多少军力、有何种资源——正是这些东西让罗马人成了大地和海洋的主人。通过这两卷书, 我希望读者明白, 罗马人从筹谋计划到实现世界统治和帝国 (τῆς τῶν ὅλων ἀρχῆς καὶ δυναστείας) 的整个过程, 是基于充分的理由。

四

赋予我这部纪事 (τῆς πραγματείας) 以独特性、我们这个时代以卓越性的, 是下面这一点: 机运 (ἡ τύχη) 将天下几乎所有事务引向同一个方向, 强迫它们朝向一个目标; 一位史家也应当用史书为读者呈现机运凭何种手段让所有事件趋向这一结果。事实上, 正是这一点鼓舞我写作这本史书; 此外, 在我们的时代, 还没有人试图写一部包含所有事件的史书 (τῇ τῶν καθόλου πραγμάτων συντάξει), ① 否则我就没有必要汲汲于这项事业。我看到大多数史家仅仅关注个别战争和与之相关的某些事件, 而没有一位史家试图从整体上探究这些事件的普遍联系, 即没有探究所有事件的整个过程从何时开始、为何开始, 以及如何趋于最后的结果。

因此, 我认为绝不应该忽视和遗忘机运所成就的这些最卓越、最

① [译注] 英译者一般将这个词组译作 a general history (洛布版) 或 a universal history (瓦特费尔德版), 亦即所谓普遍史, 但这个词组的字面意思是“一部包含所有事件的著作”。

有益的事业，而要从中学习。尽管机运总是更新万物，且令世人的生活处于接连不断的竞争状态，但它从未完成我们时代的这样一种奇观，也从未将我们时代的这一成就当作竞争的奖品。叙述个别事件的史书不可能洞察到这一壮阔的历程，正如有人认为，通过逐个访问那些分散在各处的著名城邦，就一定能够立即知晓整个天下的形状（τὸ τῆς ὅλης οἰκουμένης σχῆμα）及其整个形态和秩序——这绝不可能。那些相信通过研究个别事件就可以公正地把握整体状况的人，在我看来，就如同某人看过曾经活生生且俊美的身体被解剖后的不同部分，就以为他已经看到了这身体生前的活力和俊美一样。假若有人将这身体的各部分完整地拼在一起，恢复其活力和灵魂的美好，然后将之拿给上面那个人看，我想，他会立即承认他的看法离真实很远，几近于做了一个梦。毕竟，尽管通过部分能够获知整体的（τῶν ὅλων）印象，但是绝不能获得整体的准确知识（ἐπιστήμην）和认识（γνώμην）。因此，通过个别史的探究（τὴν κατὰ μέρος ἱστορίαν）来把握整体，所获得的见识非常少，也不可信赖。相反，只能将各个事件结合起来进行比较，考察其相似性和差异——只有这种整体上的概观才能让人从历史探究中获得益处和愉悦。

论共通史

[古希腊] 狄俄多儒斯 撰

顾枝鹰 译

[中译编者按] 本文为公元前1世纪的希腊纪事家西西里的狄俄多儒斯 (Diodorus Siculus) 所著《史集》(Βιβλιοθήκη Ἱστορική / Library of History) 第一卷第1-9章, 据洛布版英译文 (1933) 以及对应的古希腊语原文译出, 标题为编者所拟。

向那些撰述共通史书 (τὰς κοινὰς ἱστορίας) 的人致以深深的谢意, 这对所有人而言都理所应当, 因为这些人渴盼以个人的辛劳来帮助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活方式 (τὸν κοινὸν βίον); 他们还提供一种毫无危险而有所助益的教诲, 通过探史 (διὰ τῆς ἱστορίας) 给读者留下最好的经验 (ἐμπειρίαν)。尽管这种从经验而来的学习在每一种情况中都伴随着重重艰难, 但它能使人区分每一种益处; 由于这个原因, 诸英雄中经验至为丰富的人就伴随着重重不幸——

见识许多民族的城郭以及 [他们的] 思考。

这种通过探史存留下来的对他人失败以及成功的理解, 包含着完全不诉诸 [读者] 经验的关于邪恶事情的教诲。从而, 史家渴盼把所有世人 (πάντας ἀνθρώπους) ——他们与其他血统的人沾亲带故, 但又被空间和时间隔开——联合为同一个共同秩序 (σύνταξιν), 仿佛史家

就是神圣天意的一群帮手。这种天意把可见的星辰秩序以及世人的自然天性纳入共同的符合理性的关联，围绕整个永恒（*ἅπαντα τὸν αἰῶνα*）持续转动；为每一个人分配来自命运的应得份额——史家记叙天下的共通事务（*τὰς κοινὰς τῆς οἰκουμένης πράξεις*）如同记叙一个城邦的事务，他们使自己的探究成为关于过去事件的一种道理〔言辞〕（*ἓνα λόγον*）以及对他们知识的共同评判所（*κοινὸν χρηματιστήριον*）。实际上，这是有益的——能够把别人的无知之错用作前车之鉴，面对种种生活变迁和沉浮时，不是必须去探究眼下该做什么，而是能够模仿过去之人已有的成功经验。当然，所有人都喜欢向年纪大的人而非年轻人寻求建议，这是因为，前者随时间流逝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事实是，这种经验目前被历史所给予人的智慧超越了，因为我们知道，史书善于占据众多的事实材料以为己用。故此，可以认为，对生活中所有想得到的情形而言，了解历史最为有用。因为历史把老迈之人的智慧赋予年轻人，又为老迈之人加增已有的经验。并且，它使得那些邦民个人（*ιδιώτας*）当得起权力，又用经由史书的荣耀而来的不朽激发这些统治者着手尝试至为美好的工作。另外，它也用死后获得的称颂使得兵士们更愿意为祖国赴险，还凭借永久的唾骂使人群中的蝇营狗苟之辈摆脱恶的倾向。

二

概而言之，由于这种来自探史的、关乎良好行为的记忆（*μνήμην*），一些人受激发成为城邦的建立者，一些人则受激发把拱卫共同生活的礼法（*νόμους*）引入稳固的地位，还有许多人渴盼为了人类这一族的善行而发现知识与技艺（*ἐπιστήμας καὶ τέχνας*）。因为完美的幸福仅仅经由这些行为的组合才彻底实现，所以，首当其冲的称颂必须给予对这些事情负有极大责任的探史。其实，探史〔之人〕当被视作值得一提之人的德性卫士、卑劣者之邪恶的证人以及整个

(κοινοῦ) 人类一族的恩公。设若那关于冥府之事的传说——尽管其中的内容是虚构的——尚且把许多涉及虔诚与正义的事情教给人们，那么，更当被理解作真理预言者的探史——它好像就是整个哲学的母邦那般——又在何种程度上有更大的能力使人具备高贵的风骨？由于所有人都经由天性中的软弱来活过整个永恒中的某个瞬间，又过完整个出生后的时间，所以，一些人的一生根本不值得一提，与此同时，其他所有关乎他们生命的东西也随着肉身的终结一同死去，而对于那些凭德性保留住荣誉的人而言，他们的行动则在整个永恒中被铭记，被最为神圣的史书之口传扬。

我认为，在那些清醒的人看来这是好的：用有尽的辛劳换取不朽的名声。比如我们认为赫拉克勒斯在他和人类一同度过的整个时间中自愿地承受巨大而相继不断的辛劳与危险，从而有恩于人类这一族，获得了不朽；其他良善之人中的一些取得了属于英雄的荣誉，另一些则取得了神明那般的荣誉，所有人都被认为值得大大赞扬——史书使他们的德性永垂不朽。实际上，除了探史之外的其他所有纪念都只延续片刻，而探史却延伸到整个天下并掌控着时间。时间泯灭其他所有的一切而作为护卫，保证史书永远流传给后人。

探史还为言辞的力量作了贡献，我们难以发现比它更高贵的事物。正是因为这点，希腊人才胜过外夷 (τῶν βαρβάρων)，受过教化的才胜过未经教化的；另外，也正是由于言辞，一个人才能够从许多人中脱颖而出。通常，人们所提出的每个衡量标准所留下的印象，与提出该标准的言说者的能力相对应，[比如] 我们描述优秀的人时说他们“值得一提” (ἀξίους λόγου)，仿佛这样他们就赢得了德性的头奖。言辞被划分为几个部分后，发生了这些情况：作诗术 (ποιητικὴν) 更使人欢愉而不是更加有益，法典 (νομοθεσίαν) 惩戒人而不教化人；类似地，其他部分[言辞]则毫不促进幸福，还把危害与助益相混合，一些言辞又歪曲真理。唯有史书——其中的言辞与行动完美契合——用叙述容纳了其他一切有用的东西。于是我们看到史书劝勉人们